

# 臺北車站的心聲

焦大仁

(一)

幾回春曉夢梨山，依舊難忘日月潭；  
一曲未終人已去，蒙神保守在臺灣。

(二)

看花賞景陽明山，目不暇睇過畫欄；  
行樂何須美人酒，師恩友愛滿鄉關。

假設有人問我：「你一生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在那裏？」我的回答一定是「臺灣臺北車站附近的青年會宿舍」因為我一生被生活重擔，工作枷鎖重重的壓着，只有那一段時間，感到全然被釋放。假設那人又問：「你那時是又窮又酸，形單影隻的王老五，那種難過的日子，又有什麼美好呢？」我一定回答說：「人一生在過美好的日子時，不但別人不知道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別人不知道，因為別人看的只是表面，自己不知道，因為自己也只能靠着肉體心腦的感覺，「生活」好，不如「生命」好，有錢人最怕「命苦」：如少年喪父母，中年喪妻子，老年喪子女，「生命」好，不及「靈命」好。愈是父子相親、夫婦相愛，愈怕人生百年，轉眼成空。只有與神同在的日子，才是最美好的日子。

在人的看法，我那次去臺北一定是爲了「相親」而去的，因為我留美十多年，又是交大出身的工程學生，交大學生大多勤儉刻苦，能幹多財（才），既然腰纏美鈔，何愁金屋無嬌？但是我是知道我自己的經濟情況的，我雖然是「自費出國」，却是出身於貧苦，雖然來美多年，但是却是時



梨山春曉

而做工，時而繳學費唸書，手頭毫無積蓄。臺北家中，父老妹病；舊日同窗，皆已成家立業，冠蓋相望，而我一個老而窮的流浪漢，還談什麼去「相親」呢？

因為我在臺北不但沒有住處，而且沒有漂亮的西裝革履，臺灣的女孩子，結婚比較早，那個少女願嫁一個窮老頭子呢？臺北的春末夏初，是非常的潮濕的，我橫靠在青年會又狹又硬的小木床上，心裏不禁好笑，有人無錢想裝「闊佬」，裝不成，因為別人不相信，而我不能住大旅館穿破西裝一點也不失去「面子」；

因為我的至親好友，都認爲我在「裝窮」。我手緊握着在那冷冰冰、濕兮兮的小棉被，眼睛偷偷地瞄着在門口的「汽車老爺」，心裏不禁在想，我這臺假戲真演，實在是愈演愈精彩了。

在八年抗戰的時期，汽車駕駛員，有錢有勢，我們做窮學生的，把他們叫作「汽車老爺」；但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，現在這位「汽車老爺」，正在替我一位交大的校友擦汽車，看他不但有耐性，而且做事認真，把汽車從頭到尾，在擦了又擦，擦的雪亮。如果在紐約，你叫了一架計程車來，你叫那位駕車的「洋大人」等你，他如果不把喇叭按得震天價地響，驚得四鄰「鴉犬不甯」，那才怪呢？我想這位「汽車老爺」，一定想我是在「擺」架子，他那裏知道臺北氣候太潮濕，我正在等着我那洗而未乾的襪

衫呢。

我那位校友每到紐約的時候，我常常陪他到各處走走；這次他要證明他不像我那麼小氣，所以他對我說：「你在紐約，只肯陪我坐地下車，我在臺北一定派汽車接你來去；你在紐約只肯請我上茶館，吃叉燒包；我在臺北一定請你坐酒家，吃山珍海味，最後他還加了一句，你在外國做了十幾年的王老五，做得太苦了。讓我替你找一位年輕貌美的酒家小姐陪你到各處耍耍好不好？我回答是「餐樓好去，酒女難當，我是一個基督徒，不是隨便什麼地方都好去的；給紐約的熟人看見了，就失去了見證！」他說：「在臺北那裏有你在美國的教友呢？你一天到晚哭窮，那有臺灣小姐願嫁給你，何不及時行樂，來個借酒澆愁，客地尋芳散心罷！」

人不了解我，我自己也不了解我自己，但是感謝我的神，祂了解我，當我在臺北車站，坐着那擦得雪亮的汽車，風馳電掣而過的時候，我的心裏突然升起一些微小的聲音，「我使你沒有「錢」，我有我的美意，不然你會住在我替你預備的住處——YMCA 嗎——？（住那裏一個月，只要22塊美金，比臺北次等旅館一天的房錢還要少，）不要及時行樂啊，我的孩子；就是行樂，也不一定要美人和酒呵！」

在車子裏我做了一詩，神說：「不孝的孩子，你不要欺騙你自己，說你來臺北是探親的。你沒有「錢」，你怎「相親」？你沒有「愛」，（我的父親說，如我「愛」他，就應留在臺北）「怎能說探親」，下面才真是你靈裏的心聲：也就是我那首靈感而來的詩：

「非爲尋芳出美洲，只因「寂寞」作長游，高山流水人何在？野草開花遍地愁！」

我的臺北之旅，既不是「相親」，也不是「探親」，只不過要排遣我的「寂寞」，在短短不過百年的人生旅途上，連古聖先賢都是「寂寞」的；「飲者」即使留名，但是美人與酒，只能給予人片時的麻醉，也無法消

除人永世的「寂寞」。要摒除「寂寞」，只有與神同在。

那天我在我那位校友的盛宴上，既沒有飲酒，也沒有遇見什麼「酒家女」。神不過是藉着我校友開玩笑的話語，給我一點小小的試探。餐後我到交大前輩尹故部長仲容府上去謁見尹伯母（本人有生以來，尚未拜見過尹夫人，不過跟着我的弟妹們。這樣稱呼她），黑夜裏，走錯了地方，被持槍的衛兵喝住，嚇得一身大汗；後來才發見，我徘徊的那條街，離當時嚴副總統府邸很近。稍後尹府女僕告訴我，尹伯母去吳勇長老教會，我又趕到那裏，一進去就發現當晚的講員是周主培牧師，周牧師是我在紐約所認識的，不期而遇，我（未）做賊（先）心虛，又嚇了一跳。從臺北回到紐約後的第一個禮拜，我到紐約中國基督徒團契（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）去做禮拜，剛剛坐定，就發現一個又高又大的「神的使者」來在我的左手邊坐下，抬頭一看，又把我嚇了一跳，原來那又是周主培牧師，周主培牧師久任基督使者協會（Ambassadors For Christ, Inc）的負責人



紐約河邊大道教堂

，把他叫作「神的使者」，至少在那一瞬間，就我受振撼的心神來說，確是「感自身受」的。

我的心聲，世界有幾人能夠聽見？假如我能把我的心聲來和人「交通」，我應當感謝祂，因為祂賜給我生命裏「最好（The best）」的產業，就是「交大」的友聲。神也賜給了我一個賢妻，我的岳父雖然在世時很富有，但是我的妻子自嫁了我之後，却和我一樣的窮。我曾寫了一詩送給她，向她求婚：詩曰：「窗下彈琴唱雅歌，佳人此夕意如何？比翼天上爲橋鵲，共軛人間渡愛河；朱門精食有紅鯉，白屋粗衣無絳羅，福杯樂在同甘苦，貧賤夫婦恩義多。」

神呵，我在少年時祇教導我不愛玩好賭，我在中年時你教導我不愛酒好色，但願你教導我，在我年老的時候，不愛名好財，只一心愛祇，喜好爲祇作見證。

（註）作者年逾花甲，一事無成，實因少年「愛玩」，中年「愛色」，老年「愛名」！又註：本人「愛色」，絕不動手動腳，只是心慌意亂，見色生念。

習 靜 段 清 濤

晚 年 試 習 靜 獨 坐 面 山 溪

明 月 何 皎 皎 相 對 共 忘 機

## 英國交大同學芳名錄

THE CHIAO-TUNG ALUMNI ASSOCI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CHAPTER

本會正着手籌編海內外交大校友最新通訊錄，  
旅英同學會首先響應寄來，刊登如次：

- CHAN 陳兆鑾 Anthony S.L. CHAN, 01-727-3428  
22 Horbury Crescent, London W11
- CHAN 陳次喬 T.C. CHAN, 24 Manor House Dr. 01-459-0747  
London NW6
- CHIN 秦本鑑 P.J. CHIN, 65 Northway, 01-455-1192  
Hampstead Garden Surburb,  
London NW11
- CHIN 秦孫瑩 Mrs. Grace Sun Chin, AS ABOVE
- CHU 朱世衷 Shi Chong CHU, 45 Monks Dr. 01-992-2592  
London W3
- HSIA 夏承治 Cheng-Chih HSIA, 01-626-8301  
8 Mansion HousePlace Home No: 01-518-0825  
London EC4
- HSU 許道經 T.C. HSU, 56 Pilkinson Ave. 021-354-6600  
Sutton Coldfield, Warks
- HUANG 黃子長 T.C. HUANG, 25 Hermitage Lane, 01-435-4637  
London NW2